

理性与痴狂

——院体与文人画品之辩

刘 勇

(南华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绘画艺术应该是最能直接表达画家本人及画家自身以外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的一种媒介。不同的人群均会有着不同的社会心态,在创作时,这种心态会自觉的融入到绘画作品之中。文章通过画家所处的地位和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来解析院体画与文人绘画为何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情趣,且进一步完善中国画审美中“画品”即“人品”理论观点。

[关键词] 院体画; 文人画; 理性; 痴狂; 审美情趣; 品性

[中图分类号] J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3-0119-04

中国古代画家,就群体而言,通常我们分为院体画家、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工。

中国古代院体画和文人绘画是古代绘画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原因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与典籍,而且分化出最重要的两个技术流派——工笔与写意,这两种笔墨形态几乎概括了中国绘画整体面貌。虽自南齐谢赫提出“六法”以来,“气韵生动”一直是指引他们演进的最高审美法则。但是他们追求的“气”与“韵”却不尽相同,院体画强调精微奢华,结构繁复、谨密细致、华丽柔媚、具备静穆渊深之气,文人绘画崇尚质朴自然、秀丽雅致、从容自然、富含落落大方之韵。

用“气韵”一词来解说中国画,终究过于抽象,非常难解。要了解院体画和文人画之间的差异,与其在审美的终点对画家进行风格的品评,不如回到画家创作时的精神起点来看看画家人品与画品的关系。

一 院体画与文人画的界定

院体画,广义地说,是指围绕着封建帝王生活、行政而进行的职业画家的绘画创作,以宫廷画家的创作为主体。皇帝是院体画的组织者,院体画服务于皇家的政治纪实、军事记事、文化娱乐等宫廷活动,反映了皇家的审美意识。出于表现纪实场景的需求和满足皇家工整精丽的审美要求,院体画以工笔设色的写实风格为主,以在北宋徽宗朝和清代乾隆朝最为盛行。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之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

二 理性主导的院体画

我国画院历史悠久,唐代已设待诏、供奉等职。五代时,西蜀、南唐设置画院。宋代设翰林图画院,宣和画院,对两宋绘画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至元,画院传统中断。明复置,清废。院体画的创作是强调富含理性与尊重自然的。

院体画的黄金时期是宋代画院,宋代院体画亦被称作“百代标程”,在此期间,画院山水、人物、花鸟的分科全部完成,中国画诸多艺术主张也均滥觞于画院体制。应该说,院体绘画艺术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笔浓墨重彩,其价值对后世绘画的传承影响是不可替代的,但这种传承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与画院潜移默化的绘画体制有极大关系,其风格建立尤以于崇宁三年(1104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设立的中国历史唯一的正规学校美术教育——画学有

关,在此期间实施的美术教育行为和思想主张更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绘画的发展。

院体画呈现出理性的色彩,是从画家的选拔过程就首先注定的。宋代邓椿在其论作《画继》中有一段关于画院考核标准的记载。其中说到:翰林图画院应召考试众多,但因为当时所崇尚的标准“专以形似”,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外。

“专以形似”就包含着画家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性观察力和表现力。

其一,画家以形似标准来论画首先必须知晓所画对象的结构特征。《图画见闻志》谈到如何画花鸟结构“自嘴喙口脸眼缘,丛林脑毛,披蓑毛,翅有梢,翅有蛤翅,翅膀上有大节小节,大小窝翎。次及六梢,又有料风掠草散尾,压潭尾,肚毛,腿涛,尾雉,脚有探爪,食爪撩爪托爪,宣黄八甲”。

其二,画家要注意所画动物的的地区差异。《图画见闻志》指出鹅鸭分家养与野飞之别,前者有子肚,后者自然轻秀。在论“徐黄体异”时有此说:黄家“翎毛骨气尚丰满”,徐熙“翎毛形骨贵轻秀”。从徐黄两家选取的物象来看,黄家多写宫苑中珍禽,是为家养,徐熙多状江湖水鸟,是为野飞。

其三,画家所画物象应该年岁四时朝暮之变化。《画继》记载宋徽宗赏画的一则故事。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唯独对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十分赞赏。他说月季花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画为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实为鲜见难得。

其四,画家所画物象行为举动须有理性。《宣和画谱》指出:“时人画鱼,存在着拘于鳞甲之数的俗习。画鱼,倘若鳞甲描绘分明,则所画非水中之鱼,便无涵泳自然之态。若鱼在水中,其鳞甲无由显露。画鱼名家杨晖、刘案能超出流辈正在于不拘此世习。”这里以形似论画形成这样的观点:水中游鱼不应画鳞。另据《画继》所载,宋徽宗亟召画院众史,令其画宣和殿前的荔枝及孔雀。众人所画,各极其思,华彩烂然,其中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宋徽宗对此不满,众史愕然不明其中缘故。后来,徽宗降旨指出众史所画存有错处: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而非右脚。

“专以形似”,可见画院体制是追求纯粹理性和认知理性的。院体美术对“形似”的追求是对“自然理性”的推崇。

长期以来研究美术史的人均认为宋代院体绘画对写实风格的追求是建立在“格物致知”的宋代理学思想上的,但我们必须尊重绘画自身发展的逻辑,

绘画史毕竟不是思想史,当黄筌等人在细审物理之时,宋代理学还没有形成。宋代院体美术“专以形似”,应是院体制度在那个时代的自身需求。即对五代画院写实的继承和为满足统治阶层的喜好,以及科举制度选拔标准确立的需要。“理趣”不仅是时代审美情趣,也是作为院体美术选拔人才必要的法则,如不其然,就无法选拔人员,参与到统治阶级的服务中去。

三 痴狂的文人画

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画家的描叙和评论,往往不是绘画本身美术史价值的评价,而是其生活奇闻趣事的描绘。这就让我们常常用“个性”、“人格”等词汇来表述其作品。也就是常说的:“画品”即“人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人格”,一个具有创兴精神的艺术家一定有着独特的“个性”。

“痴狂”就是描绘艺术家个性常常使用的词汇,“痴”:暗含着对绘画的迷恋和执着,“狂”隐喻艺术家的自信和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

孔子的“狂者进取”(《论语·子路》),是中国古代有关“狂”的较明确的提法。“狂”,在源初涂有浓重的道德伦理色彩。“狂者的本质是道德进取心非常强烈,迫切期望为世人所用,即使自己的主张实际行不通……仗义直言,行为上不顾一切的投入。”这是早期对“狂”的界定。

魏晋明清多狂人,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都是中国文艺史上的“痴狂”人物。魏晋明清是中国文人性情最被压抑的时候,政治与人生理想的背离的时期。魏晋时艺术家包裹着对人生、人世、生存、生死等感受,反思的个体化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卷入种种现实斗争、危亡形势或沉溺于具体事务、是非中难以自拔的“人情不能已”的“懊恼”,又有饱含风度的玄心,洞见显露着个体精神生存的光辉。明清以后则突出的是艺术家活生生的感性血肉生存和情欲、性欲。魏晋之情在于“破碎”,明清之情在于“疲弱”。战乱、征役、死亡、病痛充斥着魏晋人的生存环境和心灵空间,击碎了礼乐的心理情意结构,过多的悲伤懊恼使得非理性的情感、情绪发泄盖过克制的伦常情感要求,成为人心深处特殊而必然的需要。这矛盾而又无法解决的,让人迷惑的情愫使得艺术家在孔子的“狂”后又注入了“痴”的元素。

南宋画家梁楷,擅长写意人物画,曾于南宋宁宗担任画院待诏,这是最高级的宫廷画师,皇帝曾特别赐给金带,这是种画院最高的荣誉,但梁楷却不接

受,把金带挂在院中,飘然而去,完全不想受制于他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画家,善画山水、佛道、鬼神,师法贾师古,而且青出于蓝。他喜好饮酒,酒后的行为不拘礼法,人称是“梁风(痴)子”。

其实,梁楷最大的艺术成就与突破在于继承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之上,并加以灵活运用。他深入体察所画人物的精神特征,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以简洁的笔墨准确地抓取事物的本质特征,充分地传达出了画家的感情,从而把写意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时人耳目一新。开创了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先河。

明代,写意花鸟画代表人物徐渭,更是有着一段凄苦的痴狂人生。其画作深受后人推崇。同是“狂人”郑板桥对徐文长就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画家齐白石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吴昌硕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徐渭自己也在《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指出痴狂精神对绘画的作用:“……画病,不病在墨轻与重,在生动与不生动耳。”然而,放浪形骸的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因其主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之后卖画度日,潦倒一生。

几乎所有成名的文人画家都有关于痴狂的轶事。文人的痴狂,“骂人”、“酗酒”、“狎妓”、“邈遯”是痴狂文化中非理性一面,他们以喧闹的形式丰富“痴狂”文化。

四 痴狂与理性在绘画中的辩证关系

其实狭隘理解“痴狂”和“理性”都是对艺术的片面评鉴。

无论艺术家的“理性”或“痴狂”都是对社会与人的关系回应。当代艺术,尤其失去体制的约束,艺术表现强调“个性”和“自我”的呼唤,导致了摒弃理性的随心所欲,也同时将西方艺术的艺术危机带进了中国,其影响自然渗透到了美术学界之中。其实,抑制理性的提法不仅出现在美术的学习品鉴

上,艺术创作中亦可找出很多的例子,如傅抱石的“往往醉后”,就是在寻找“痴狂”状态的创作境界。但是,作为艺术品的深沉品读,我们应更多明白这种境界它必须有“废画三千”、“功夫在画外”、“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等包括构想规划在内的“事先”的准备,而事后又有清醒之后的理智的挑选。很显然,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艺术家感性与理性和谐的过程,这里的“痴狂”背后也还是有着理性背景和理性精神,“痴狂”不是精神病,恰如西方学者福柯所说:“痴狂”正是在这里不是精神病,而是艺术家以精神病人的方式向“伪理性”和“道德”挑战的渠道。由于痴狂“征服”了众多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因而,只有在艺术作品中,只有“痴狂”仿佛才可以聚集它的能量瞬间爆发,可以同“理性”进行全面的对质和论争。

理性与痴狂共生,在特定的时候还要对抗,绘画中需要用理性引导痴狂,同时用痴狂去涵养和丰富理性。一方面,绘画要警惕“唯理性”,用最严密的逻辑关系表达极端而表面的服从体制,让鲜活的生命无法绽放出应有的光彩,这种极端理性主义会造成艺术作品情感冷漠,作品的感染力下降。另一方面要警惕理性虚无主义,就算我们深刻的理解了“痴狂”,我们也不可以用澹妄、狂乱和险恶的疯癫主宰着艺术,成为艺术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痴狂”在促成艺术的同时又摧毁了艺术,“痴狂”以其狂暴和险恶摧毁了任何艺术的界限,艺术在疯癫的敲打丧失了它的审美特性而走向了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既是痴狂得以叫喊的出口,同时又被痴狂的叫喊撕得粉碎。”

五 结束语

对于传统中国绘画,无论是严谨肃穆的院体画,还是狂放不羁的文人画,其实都是我们中华名族精神的体现,也好似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绘画史中,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中庸大和的一面,他们勤劳勇敢、善于忍让调和,乐于奉献,同时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人文画家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如不畏严寒的秋菊,傲霜斗雪的梅花,四季常青的松树。用自己傲岸不屈的性格和不与强权合作的政治态度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让我们的民族在各种危难的历史时刻坚强前行。这种绘画中的理性与“痴狂”精神此时成为我们民族勤劳与进取的最好的文化体现。

[参考文献]

- [1] 张节末. 狂与逸[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 [2] 汪民安. 福柯的面孔[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 [3] 蔡 罕. 北宋翰林图画院及其院画研究[M]. 杭州: 浙江

人民出版社, 2002.

- [4] (宋)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邓白注.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6.

Rational and Crazy

——Academy and literati paintings debate

LIU Y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painting is a kind of medium that most directly express the painter himself and the painter's rich and colorful emotional world.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ill have different social mentality which integrate into the paintings consciously in the cre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academy of painting and the literati painting showed two diametrically opposed aesthetic taste by the status of the painter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and further improved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 of "paintings" that is "character" in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Painting.

Key words: academy painting; literati painting; rational; crazy; aesthetic taste; character